

炒股5年， 逃不過被收割的命運



虧損，則重新買另外的股票，賺取的利潤填補上次的虧損額後，再與她繼續分成。

試了幾次之後，我們合作很順利。她說買什麼，我就跟著買什麼，而且，所有的資金都只會買同一只股。2015年3月至6月上旬，我淨賺20多萬。

錢來得太快，我欣喜若狂，帶著老婆孩子去了一趟桂林，好好玩了一圈。

回來後，我去參加了同學聚會，費用基本我包了。同學們個個和我碰杯，恭賀我“混得人模狗樣”。淘寶上3個皇冠店、拍拍上也有兩個皇冠店（那時拍拍還沒有被京東收購），股市上又大賺了一筆——我當時覺得自己的人生一片光明，走路昂首挺胸，說話聲若洪鐘。當時還和老婆商量，等在股市掙夠100萬後，就在長沙買一套房。

大盤沖上5000點時，大舅對我說，他已經幫人掙了600多萬。聽了這個消息，我深受鼓舞，決定把自己全部身家——加起來總共110萬——全部投進股市，重倉買進一支叫“清新環境”的股票。

當時這支股票的價位是29塊左右，沒想到我買進後，大盤卻忽然轉向，從5100點一下跌穿到4000點。暴跌剛開始時，我打電話給操盤手，問她怎麼回事，可操盤手什麼都不說，只讓我“堅持，一定要堅持！不要割肉”。

後來我才意識到，自己從牛市開始進入股市，從來沒有經歷過熊市的殘酷，從始至終都沒有任何風險意識。現在想來，當時的“堅持”也真是幼稚。可那個時候，我早被沖昏了頭腦，以為大盤不過是在小幅調整，完全可以像媒體報導的那樣，一舉沖上10000點。

當大盤跌穿3000點時，我的虧損已經進一步加劇，後來一連遭遇4個跌停，本金虧得只剩了1/3，我決定中斷和操盤手的合作。

遊戲幣的生意我早就扔下了，正常的生活已經完全亂了套，連一個租了我房子的租戶，他的房租是否到期我都忘了。老婆也看出了我的異樣，問我：“你怎麼啦，像個死人一樣整天陰著臉？”

我沒有吱聲，怕她知道我虧了多少後受不了。

雖然大盤在2015年10月到11月有過一段時間反彈，但我的帳戶還是沒多少起色。儘管政府大規模救市，央行也降息釋放流動性，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。我向大舅請教該怎麼辦，大舅只說：“跑吧，行情完了。”

2015年全年中國股市走勢圖（網路圖）2015年全年中國股市走勢圖（網路圖）

如果當時我真聽了大舅的話，或許後來的虧損也不至於那麼大。就好像賭徒總想回本一樣，我當時想的只是“挽回損失”。我開始一夜一夜地失眠，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兩眼望著天花板，像個癡呆者一樣。

老婆看出我不對勁，追問了我好幾次：“你到底虧了多少？”

我不肯告訴她——110萬的本金，眼下只有40萬不到了，我該如何開口？我沒有吱聲。有時候實在睡不著，就跑到樓下，在漆黑的夜晚偷偷地哭。

一個大男人，像個孩子一樣。

2015年年底，連岳母也已經完全轉變了口風：“不要炒股了，你大舅每天都虧50多萬。很多錢，都是籌集來的。你說這可咋辦啊……”

我終於受不了了，向她吼道：“你給我滾，滾得遠遠的！”

那時，在我眼裡，她完全就是一個皮條客，將我拖下了水。

岳母反而很平靜：“你現在罵我也沒用，最好不要炒了。”

我可能聽她的嗎？我早就急紅了眼，虧了這麼多，怎麼可能輕易離開這個賭場？

那時候我心裡唯一的念想，就是解套。

2015年12月25日這一天，大舅打來電話，說這一年雖然大盤暴跌，他也有過虧損，但最後也算是“全身而退”了，還保住了一部分利潤。我給他的30萬本金，可以返給我10萬的利潤。出於對他的信賴，我將10萬的利潤又轉給了他，讓他繼續幫忙。

股票那時已成為我生活的唯一，我像一個全身投入的賭徒，塵世的一切都可以變成賭博的籌碼。我每天都在幻想，發瘋似地看著股評文章，看著經濟和政策面的消息，尋找著解套的方法。股評家李大霄還在報導中說：“3000點是大盤的嬰兒底。”

這樣煽動性的話，坑殺了無數像我這樣的散戶。

2016年春節前，外地回來的同學像往常一樣組織聚會，我應邀參加。雖然像上次一樣，費用大部分仍是我包的，但我一點都高興不起來。

我媽是個基督徒，早年吃了許多苦，老了之後信了上帝，也許是因為一生顛簸勞碌，她決定把自己餘生的光陰都獻給上帝。她見我整日恍恍惚惚，便對我說：“不要去炒股了，那不是你走的道，和我一起信主吧。”

我根本不聽我媽的話：“虧了那麼多，我想死的心都有，哪裡還有心情信主去？”

幾乎天天都在和老婆吵架，吵架的原因只有一個，就是她非要看我的賬上還有多少錢，而我不肯讓她看。吵得最凶的那次，當著孩子的面，我們兩個人廝打在一起。當然，我自知理虧，並沒有還手。

“你到底虧了多少？！”老婆聲嘶力竭。

我只能強顏安慰她：“別急，會解套的。”

這樣的話，當然是自欺欺人。因為很快，2016年元旦後，熔斷發生了，帳戶上的錢虧得只剩25萬。我時常坐在電腦前，兩眼癡癡地望著螢幕上花花綠綠跳動的數位，心情已經難以用語言形容了，任由淘寶上的生意一落千丈。

連續的虧損讓我心態已經徹底崩了，我開始不顧一切，轉頭瞞著老婆就賣掉了一套商品房，籌集了一筆資金，補充本金，繼續想要挽回損失。雖然賣房的時候內心痛如刀割，但又能怎樣呢？

我忍著內心巨大的痛苦，開始看書學習趨勢、均線、K線、分時圖、掛單方式，還有網上流傳的股票理論以及一些所謂操盤高手的視頻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大量的模擬盤操作，我終於開始擺脫對股市恐慌、畏懼的情緒，漸漸看懂了均線、K線，也能大致判斷出一檔股票的走勢方向了。我開始空倉，每次都等大盤暴跌時買進，然後反彈時賣出，經過幾輪的掙扎，帳面的損失才稍微有了起色。

整個2016年，我買的全都是有重組預期的“殼”股，到了年底，總算挽回了10多萬的損失。

大舅這一年似乎運氣不太好，他打電話告訴我：“今年沒有掙錢，自然沒有分紅。”但我還是把錢繼續交給給他，我相信他的技術。

現在看來，這種判斷也完全是錯誤的。假如在2016年我能離開股市，或許一切都還可以回頭。

2017年，我的生活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以“王者榮耀”興起，手機遊戲對網路遊戲衝擊巨大，淘寶上的遊戲生意完全停了。我開始有意識地節省一些不必要的開支——當然，也是因為股市又開始虧損。

同學們似乎也聽到了風聲，知道我炒股虧得一塌糊塗。有人幸災樂禍，也有人表示不解，還有人專門打電話勸告我：“生意做得那麼好，為什麼拿自己的血汗錢賭博？”

我慚愧得無地自容，可一想到自己2016年還扳回了10多萬，依然還是對股市存在幻想。我甚至想，何不努力學習炒股技術，成為職業股民？

那種想法，當然是很幼稚的。

殘酷的市場告訴我，我畢竟是個散戶，與強大的莊家相比，對大局的判斷，對趨勢的判斷，對股票核心理念的判斷，永遠不會站在同一一起跑線。最起碼，莊家可以通過做空賺取利潤，可散戶只有被宰殺的下場。

我當時主要買的是業績優良的小盤股，因為他們的彈性大、盤子小，很容易漲起來——可我忘了，在一個以存量資金為主的市場，在高速發行新股的市場，超級資金註定只能抱團取暖，來熬過凜冽的寒冬。

2017年上半年，以“上證50”為代表的大盤股暴漲，小盤股統統被打入地獄。悲劇又一次次地開始重演，整個上半年，我又虧了5萬多，打電話給大舅，大舅很無奈地說他也虧了。

那段时间我家附近的縣城，一個中年人炒股大概虧了幾十萬，天天和他父母吵架，結果他父母一怒之下，雙雙服毒自盡。聽了這事後，我更茫然了。我忽然開始對股市感到無望，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面對未來。

有天夜裡我睡不著去樓下散心，看到一個老人拎著蛇皮袋，在垃圾箱裡尋廢品。我突然想，假如自己有一天一無所有了，又該怎麼辦才好？

一瞬間，我想離開這個市場了——虧了就虧了，大不了重新開始。

可這個想法就像宛如夜空中燃燒的煙花，很快熄滅了。第二天，我坐在電腦前，看著那些花花綠綠跳動的數位，內心還是一百個不甘心，不甘心虧了這麼多，不甘心自己這兩年的心血。

2017年6月，我像一個輸紅了眼的賭徒，將自己一台價值50萬的推土機30萬轉手賣了——當然，這也是背著老婆偷偷幹的。

“上證50”繼續猛漲，絕大部分股票則一塌糊塗。但對股民而言，跌得一塌糊塗並不可怕，最恐怖的是“閃崩”——任何人買了“閃崩”的股票，就意味著帳號上的錢要遭遇腰斬之後再腰斬。我就遭遇過。我手上曾有一支叫“漫步者”的股票，上半年“閃崩”一次，到了這一年快要結束時，又“閃崩”了一次。第一次我躲開了，第二次沒有那麼幸運，又虧了5萬。

整個2017年，我一共虧了10萬，虧得整個人都麻木了，感覺帳戶上的錢已不是自己的了，虧多虧少與自己也沒有任何關係。

也是在這個時候，老婆終於知道我3年來虧了多少錢。她氣得暴跳如雷：“你給我死遠點！”可我黑著臉走出家，她卻從後面追上來，扯著我繼續吵鬧。

我們兩人在家裡三天一大吵，兩天一小吵，日子根本沒辦法過下去了，離婚協議也寫好了：我放在大舅那裡的錢歸她，其餘的歸我，包括孩子。可是都走到法院門口了

，老婆還是歎了口氣說算了，她說：“我不是可憐你，而是可憐孩子。”

我一聲不吭，內心依然滿是痛楚和麻木。

2017年12月，大舅打來電話，說他今年也虧了，不但沒有分紅，我放在他那裡的本金，也已經虧了不少。他聽說了我和老婆吵架鬧離婚的事，說，如果真要把錢從他那裡拿出來，他只能給我們30萬——也就是說，我把錢放在他那裡炒股，快3年了，一分錢都沒有掙到。

我掛了電話，一個人躲在房裡，悄悄掉眼淚。我甚至又開始痛恨岳母，她就不應該把我拖進股市。

我突然開始感到了一種沉重的壓力：股市虧錢，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，而每個月要吃飯，要養活孩子和父母。一個大家庭，五六張嘴巴，開支很大，而自己已經39歲了，這把年紀外出謀生，談何容易。

我開始對生計感到恐慌，同學聚會也拒絕了。

就在這樣巨大的痛苦煎熬中，2017年終於過去了。

2018年元旦節那日，我心情鬱結，對著鏡子才發現，39歲的自己，已經精神萎靡得宛如一位沒有血色的病人，頭髮鬍子也白了不少。

弟弟見我整日鬱鬱寡歡，對我說：“既然虧了，就不要炒了。認命吧。”

那幾年弟弟也在炒股，但運氣比我好些。2017年他買了“南玻A”，被套了一年，最終順利解套。

我什麼也沒有說，假裝同意的樣子，痛楚地點點頭。可內心，依然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僥倖心態。

就是這種典型的賭徒心態，讓自己再一次遭遇了滅頂之災。

根據以往的经验，每年春節前夕，都有一輪紅包行情。為了抓住臆想中的上漲，我在2月初重倉買了一支農業股。然而等到2月初，美股忽然暴跌，A股跟著暴跌，短短數日，從3580點直接掉到3100點，我的帳戶已經虧得不敢去看了。

我病懨懨的，唉聲歎氣，覺得自己這一生都完了。

“又虧了吧，你什麼時候打算收手？”老婆問我。

我依然沉默，不是不想說，而是擔心自己真的會做出過激的事，會拖累老婆和孩子。像那輸錢的中年人的父母一樣，我開始渴望用死亡來解脫，可是我能死嗎？不是怕死，而是真的怕死之後老婆孩子受罪——這把年紀了，一旦我這個頂樑柱倒下了，我的父母、老婆孩子他們跟著就完了。

2015年的數次股災，2016年的熔斷悲劇，2017年的畸形熊市，2018年2月初的突然暴跌……我這時候才終於明白，自己真的不過就是一株韭菜，旺盛地冒出來，最終都逃不脫被收割的命運。

春節前，家家戶戶都在開心地買年貨，可我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法給老婆孩子買。這一年的同學聚會，同學們連電話都沒有打給我——大家一個個對我避之不及，生怕我找他們借錢，連當初那位打電話安慰我的同學也開始疏遠我了。

雖然內心感歎世態炎涼，但我也只能表示理解，人只有在落難之時，才發現這個世界很小，小得只剩幾個親人圍繞你的身邊。

我終於決定，徹底離開這個市場。

春節期間，我把自己關在房裡，看了幾遍那部叫《荒野獵人》的電影，就對自己說，忘掉這幾年的股災，一切重新開始。就當自己大病一場，或者死過一次。在死亡面前，我都不懼怕，還懼怕什麼？

“不要炒了，我們重新在淘寶做生意。”弟弟勸我。我點點頭，決心從2018年春節後開始，靠自己的努力，賺取真正屬於自己的財富——至於證券帳號上的錢，就放在那裡吧。

但願下一次牛市到來時，這個市場能更加理智，大家也不要像我一樣，拿著全部家當沖進去，被人收割，落得個四面楚歌的可憐下場。

春節後，我心如死灰，在我媽的引導下，接受洗禮，成為了一位並不合格的基督徒——之所以不合格，是因為我還惦记著股票帳戶上的錢。神說，不能把錢財積累在地上，要把錢積累在天國上。雖然神這麼說，可我卻還是不甘心，房子沒了，車沒了，110萬的本金虧得只有26萬。